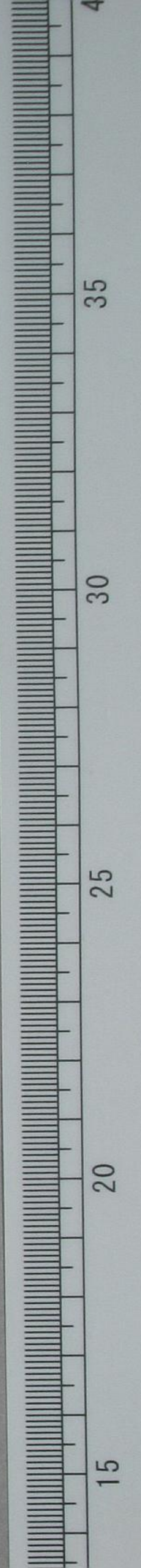


老谷遺稿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2  
4



文庫11  
A127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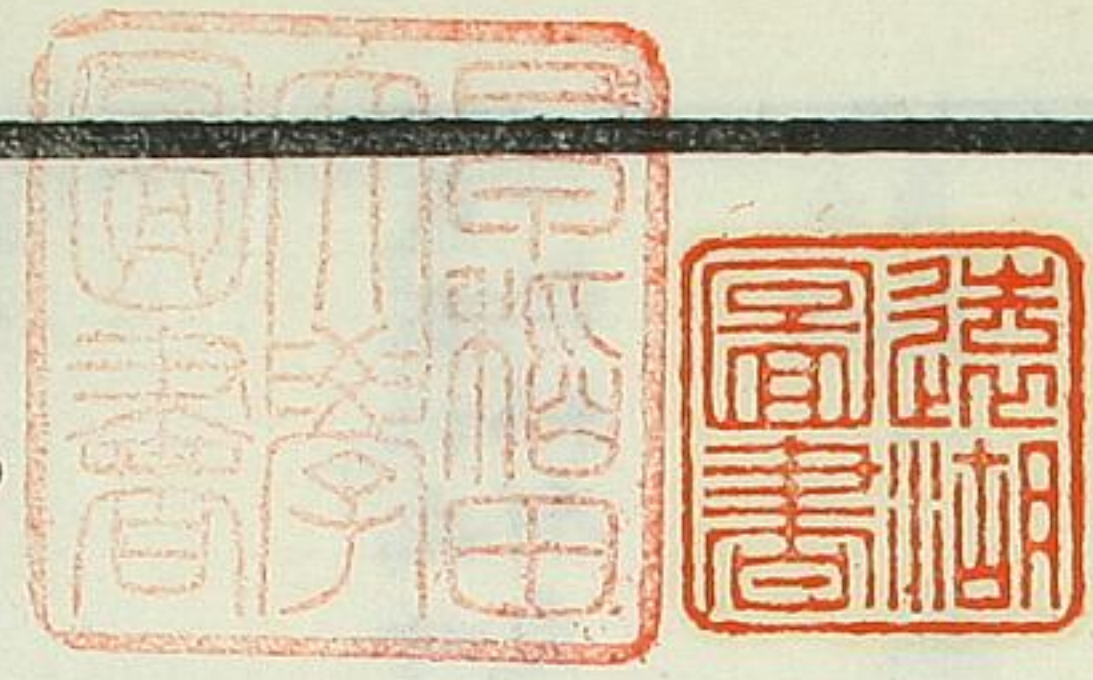
柳田泉文庫

老谷遺稿卷四

常陸 木原元禮著

三種神器曰劍曰鏡曰璽。鏡以形明，劍以形武，璽以形仁與信。信仁明武，繼天君民之道盡矣。故遺子孫曰：視此猶視我，祖宗所傳之意如此。是賴襄之說，諸說紛紛，果如此而可乎？敢問：至言至少，至道無言。言之紛紛，然雜出，至不可止者，其澆季之世也歟？堯之命舜曰：允執其中。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至周則嘒嘒不勝其多，而較其所言，未能有出堯舜授受之言也。天照大神之以三

佳。章軒曰：起得



老谷遺稿卷四

鹿門曰。引典  
極確。

成齋曰。嗚呼  
一語極有力。

器授天孫也。告之曰。視此猶視吾。寶祚之隆。應與天壤無疆。而至其意之所寓。則曾無一言及之。然後世聖子神孫。世御宸極。其言果驗於千萬年之久。蓋其默契於不言之表。有不待言者也。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焉。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焉。是誰使之後。世人文日開。上以言為政。下亦以言應之。詐偽日長。而姦慝益深。嗚呼。神聖不言之旨。深且遠矣。世之說神器。前後甚多。而率私意臆度。以釋其義。而或失諸高遠。或失諸膚淺。或以為三。或以為四。紛紛聚訟。不知所歸。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

成齋曰。一篇  
主腦。

三器之說如何。曰。天祖之言曰。視此猶視吾。是。可以。有。窺。天。祖。之。意。若。其。器。則。特。有。託。焉。云。爾。故。欲。知。三。器。之。義。宜。先。求。於。天。祖。之。言。欲。求。於。天。祖。之。言。宜。先。察。於。天。祖。之。德。蓋。天。祖。之。德。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照。徹。六。合。光。被。四。表。天。下。之。大。萬。物。之。夥。無。物。能。可。稱。其。德。者。何。况。區。區。三。器。之。微。足。以。擬。其。盛。德。矣。哉。子。孫。誠。能。肖。其。德。則。天。下。之。大。固。不。足。治。也。故。劍。可。以。為。威。可。以。為。勇。璽。可。以。為。仁。可。以。為。信。鏡。可。以。為。智。可。以。為。明。器。則。三。而。理。則。無。不。該。故。天。子。即。位。之。日。齋。部。奉。神。璽。之。鏡。劍。中。臣。奏。天。神。之。壽。詞。未。嘗。聞。有。

一二陳其義然而列聖相承。盥薦明肅。莫之或失墜。至道亦存。有默識神通。曉然於言辭之表者也。此亦可以見不區區於形氣之間矣。世人則以後世澆季之見。窺上古神聖之旨。宜其愈辯而愈謬也。重野成齋曰。齋部云云以下。使讀者如齋明盛服。親拜觀登極之大儀。尤見其邃于邦典。尤見其文之美。秋月韋軒曰。有氣發。有精彩。可以誦。水本樹堂曰。愚夫愚婦聞之。亦盥嗽而拜。

士幹曰。起得。鄭重於文。則得。得之體。則得。敬。於義。則得。敬。上之體。則得。敬。成齋曰。皇編。謀不執史。無。之。親。王。諸。王。無。

崇神之定儲貳。垂仁之立皇子。或以夢兆。或以一時詰言。夫建儲天下之大事也。今二帝不詢之於群臣。斷之於聖衷。而忽卒之間。遽決之。然而當時無叛亂之事。後世不聞誹議之說者。抑何故耶。元禮曰。是我國所以皇統一世。寶祚與天壤無窮也。蓋上古淳素之風未散。大臣謹職。衆庶勤業。雖親王諸王之貴。莫不各安其分。守其位。上視天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間雖有暴虐無道之君。無敢萌覬覦篡竊之心者。何況仁愛英武。善弘大業者哉。故垂仁景

各安其位云  
云。雖尊奉君  
上之體。然草  
茅衡論不宜  
此。隱諱失實如

行以弟先其兄。而弟無不友之譏。兄亦無捐棄之嫌。是二弟固無富天下之心。而二兄亦知父命之可重也。其大公至正之心。足以暴白天下也。為上者既如此。則其下誰敢萌非望者。是非皇統所以與天地無窮邪。且天位之不必以嫡。不獨始二帝也。自綏靖以第三子承神武之統。歷世以弟先兄者。不暇一二枚舉也。間雖有輦下喋血之禍。未嘗有紫色蠅聲。則其間其尤可偉者。則猶有無統之世也。仁德稚郎子之相讓。空位至三年之久。顯宗仁賢之相讓。皇女飯豐假聽朝政。武烈之崩。金村迎繼體於越前。齋明之崩。

成齋曰。極好  
典証。  
士幹曰。既有  
洞見之明。而

天智以皇太子令天下。凡此數朝。天位空閒。曠歲月。然皇統尊嚴。屹然不可動。何獨怪於垂仁景行乎。且其夢與話言。亦不偶然也。垂仁之在位。德澤浹洽。因囿空虛。刑措而不用。景行誕征不庭。以擴廓崇神之業。二帝之功業。可謂能負荷大業。而不負所期矣。豈天誘其衷。而使即天位乎。抑崇神垂仁之明。夙知二子之賢。足承天位也。故寓於夢兆話言之間。斷而成之不疑。石駱仲卒。卜諸子。可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矣。五人皆如其言。而石祁子不聽。衛人遂以祁子為後。夫初問之於卜。而其所以定之。則非卜也。二帝

託之夢兆話  
言是二帝之  
所高於萬世  
又曰引叔虞  
為反証使後  
人不得容喙

以話言夢兆定天位而其所以定之則不待夢與言也。是豈世人所能知哉。或曰桐葉之戲史佚以成唐叔虞之封而後世多非之者。二帝之於二子無乃類之乎。曰封叔虞之舉一出於史佚之意也。成王幼冲豈知叔虞之賢否。若二帝之舉則斷由聖衷。豈得比而同之。

秋月韋軒曰。筆力之盛。史學之精。是僕之所以服於大兄也。水本樹堂曰。高宗得傳說。田單受神教之意。大兄先得我心。

舍人親王撰日本紀。立神后紀。不立大友紀。及源義公撰日本史。置神后于后妃傳。為大友立本紀。立大友紀。則是矣。而應神之即位。去仲哀之崩七十年。而神后非攝政。應神則稱為皇太子。則是七十年間。世無君主也。司馬遷作史記。立項羽本紀者。蓋為之也。不知義公之論無害乎。

天下之事。惟有名實而已。名者所以正其實。而實者所以信其名。名不立則亂。臣賊子得肆其兇惡。實不覈則後世無所考信。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是聖賢所

鹿門曰。堂堂  
之陣。正正之  
旗。

以裁制天下難處之事。而此道與日月共明也。源義  
君之脩國史。置神后於后妃傳。陞大友於帝紀。是君  
獨得之偉見。而天下之所明知。今不復論也。若夫既  
以神后為后妃。則應神宜正天位。而神后未崩之前。  
歷歲七十年。而應神猶以太子居儲宮。是天下之所  
疑。而求其說也。予則曰。是君之所取正於本書。而更  
明暴其事者。其權衡不偏不倚。未見可疑也。曰。應神  
太子。而神后為后妃。則是仲哀崩後七十年間。上無  
天子也。而可矣乎。曰。神后攝也。何得為無君。夫仲哀  
之崩。神后秘而不發。喪直督三軍。以征三韓。踔厲發

樹堂曰。辨駁  
得妙。

成齋曰。亦闡  
幽頭微之見。

揚無少忌憚。當此時。仲哀既崩。應神未生。賞罰黜陟  
由已。軍旅節制。由已。與即真何異。且當時。西書未  
有。踐位之實。而無攝位之名。其真其攝。誰能辨之。故  
本書則據實書息長足。姬天皇者。直顯其實。而書攝  
政元年者。則據實而正其名也。雖光明正大。不能如  
大日本史。然亦得顯微闡幽之意也。故大日本史一  
據本書之實。姑與之以攝。而其傑驚攘位之罪。自見  
矣。至其名分所係。則退之后妃。而不列帝紀。故雖以  
攝與之不害。為正且大。且若應神生。即書立為太子。  
之事。而沒本書七年為太子之文。則是太子即仲哀

樹堂曰。收結  
得淡。

之太子。而非神后之太子。設令神后即日崩。天下豈  
非應神之天下哉。則正統明而又無七十年間無君  
之嫌。嗚呼。是作史之權衡。而所以為千載獨得之偉  
見也夫。

水本樹堂曰。斷千古之疑案。

重野成齋曰。膜內所蘊。一旦發之筆端。故能快論

卓識如此。非吾輩副急之作可比。

上田士幹曰。論得分明。無復餘蘊。足以補史論之  
所未及。

士起。曰。叱咤  
引王。公。如。自  
護。復。命。于  
宇。佐。之。氣。象。

和氣清麻呂可謂忠。然請宇佐之神教。述愚矣。  
幸而神教不與道鏡。故可。若使神教與道鏡。天  
位危矣。為清麻呂者。其處置如何而可。

元禮曰。是何足知清麻呂。何足知神道。方孝謙之以  
天位擬道鏡也。舉朝之臣。俯首屈膝。無一人能攘臂  
而爭之者。而道鏡怵清麻呂以禍福。而使與已。當此  
時。皇統之存否。繫於清麻呂之一言。使清麻呂一毫  
有阿附之念乎。道鏡竟將有污辱天位。吁。不亦危矣  
哉。而清麻呂忠誠激切。不為之少屈。見路豐永而明  
志。雖微神教。清麻呂寧默而從道鏡之僭逆乎。神之



韋軒曰清麻  
呂之受神教  
實非偶然也

與清麻呂而不與道鏡於此決矣故神之告清麻呂  
曰吾國惟神孫承緒敢崩非望者神其必罰之其言  
至嚴至正凜乎不可犯以孝謙之驕恣道鏡之悖逆  
終不能違其言者豈非其至嚴至正之語足懾折驕  
恣悖逆之心乎嗚呼孝謙之遣清麻呂與清麻呂之  
見遣神意之所託而非人加之所能及也不然則朝  
廷豈無一人可遣而獨遣清麻呂神意之所在亦可  
見矣且神果何物乎正氣之磅礴於宇內者謂之神  
惡氣觸之則致妖孽正氣觸之則致慶祥吾之所觸  
者異而所感者不同夫登高山而呼者必興雲入深

羽峯曰善明  
鬼神之理

淵而呼者必致雨此非天地之氣則吾之氣邪清麻  
呂以貫日之忠當至大至重之任以剛健強毅之盛  
氣逢磅礴混淪之正氣吾即神而神即吾也宜神告  
之以至嚴至正之語也况祖宗神明之靈未一日不  
在天位之重其亦何疑之有世人之言神不求之心  
而未之外或以私心干之或以非理求之漠然不應  
却以取咎殃則曰鬼神茫昧荒忽不可信者耳以此  
心視古人其不信乎清麻呂之事宜矣

南摩羽峯曰語意雙壯  
高橋古溪曰文氣蓬勃筆下有神

水本樹堂曰。議論風生。

重野成齋曰。快。

上田士幹曰。予嘗好賴山陽論清磨。每讀未嘗不  
等快。曰。天地間不可無此文字。今讀此篇亦云爾。  
秋月韋軒曰。議論甚正大。筆力極雄健。

成齋曰。悉廣  
洞明心事。秦鏡

藤原廣嗣惡僧玄昉。吉備真備之奸。數劾之。聖  
武不納。及玄昉欲奪其妻。又上表指斥時政之  
失。及二人之所為。朝議以為謀反。發兵伐之。廣  
嗣終舉兵入犯。敗血死。廣嗣之志甚可憫矣。而  
其事則卒不免于反逆乎。  
有匪躬之忠。而遭誅戮之禍。千古蒙叛逆之罪。其志  
之慘。未有如藤原廣嗣之甚者也。欲成大事者。必忍  
小忿。苦心焦思。謀慮周密。使小人不能窺我之形迹。  
視譽而動。投隙而發。使若疾雷不及掩耳。是惟有局  
度者之所能為。廣嗣偏狹。不能忍小忿。激細故而成

士幹曰。炬發。  
韋軒曰。揭。  
得甚透。

賊謀是所以終斃亦人之手而陷大逆也。聖武暗弱。不克其位。姦僧肆權。宮闈濁亂。而真備則於其間。依違供位。是忠臣義士之所發憤切齒也。廣嗣能出身而逆姦兇。雖古之名臣。何以遠過焉。惟其激於一妻之故。以自開釁隙。志雖忠。其迹則反。是安知非陷玄昉之毒計。玄昉之意。蓋以為今時內外臣工可畏者。獨有廣嗣。廣嗣不在。則天下惟己。乃為其欲待釁。以除之。既久矣。故偶因其上書事而貶之。又且私其妻。以激之。遂得成其志。夫人有以忠直持身。逢二怒而不顧其身者。廣嗣既以忠直獲罪。又遭其私妻之

羽峯曰。引二。  
典而斷之。亦。  
確亦巧。

辱。廣嗣狹小之度。固乃不能堪矣。玄昉姦猾小人。以為此可以斃廣嗣。而藉口於天下。是非馬子之所以斃守屋乎。馬子欲殺守屋。因請納佛禁中。不肯立充。總部王以激之。守屋不能堪。終嬰其毒手。何廣嗣之不察於此也。廣嗣亦不曾見鎌足之事乎。皇極之朝。入鹿橫逆。僭擬天子。鎌足亦夙有匡濟之志。而含垢藏鋒。不少見其意。遂求天智而佐其謀。不崇朝而討滅大慙。夫鎌足之權。不及廣嗣。而入鹿之凶。敵過玄昉。猶能斃元惡。而清君側。以興大業。廣嗣不知出於此。而去踏守屋之覆轍。其為謀亦既踈矣。且當時不

成齋曰。僕亦  
憫此語。

之謀議之人。有若藤原百川。有若和氣清麻呂。有若  
真人豐永。廣嗣苟能求之。援以為助。則彼圓頂方袍  
之一比丘。何能為其誅戮之易。必有如拉枯摧朽者  
矣。則不忍一朝之怒。而中其毒手。迫危難而舉兵。雖  
欲免反名。焉可得邪。及其兵接下馬。拜曰。臣非敢反  
也。欲誅姦臣耳。嗚呼。是廣嗣之志。而終古不能暴曰  
者。可勝歎哉。後之處爭危難之間者。可以鑑也。夫  
上田士幹曰。議論的切。筆鋒犀利。唯其瞭然於心。  
故能粲然明暢。  
南摩羽峯曰。語意雙妙。

遣唐使利害如何  
事無一定之利。無一定之害。利於昔而害於今。害於  
昔而利於今。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權時而作之。權時  
而罷之。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可謂善經國者矣。不善  
經國者。則不然。見昔之如此也。視以為常。戀故格而  
難改作。不知天下之勢。既變於冥冥之中。嗚呼。事之  
利害。豈易言。吾於遣唐使乎。見之。夫遣唐使。特一小  
生之受業者耳。其罷其設。於國家何損焉。而吾獨區  
區論之者。此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也。應神以來。皇  
道日隆。至蝦夷三韓。莫不服從。於是始資文華之教。

成齋曰。是探本之論。絕妙。

以飾忠質之俗。三綱立而五常秩。以至欽明推古之朝。當此時。其所闕者。猶有文物之未備耳。夫忠之弊也。鬼質之弊也。愚救之以文。時王之所以權時也。况若三韓文教漸開。朝覲貢獻之禮。亦頗有可觀。而我猶執汗尊。抔飲之禮。而用墳埽土鼓之樂。豈得以壓服彼我狄夷蠻之心哉。乃不得不取之於文華之國。而修飾之。是遣唐留學生之所因設也。自推古之朝。始遣小野妹子於隋。爾後三百年間。歷代必擇才藻之士而遣之。以受其業。品節取捨。以施之朝野。既戶之制。冠階天智之改制。度皆無不資此。至文武之朝。

韋軒曰。好譬。卓識。千古。

佐之以不比等之賢。改作律令。刑定格式。禮容文物之美。粲然滿目。後世言文教。必稱焉。我國之盛。至此而極矣。予以為遣唐使之罷。宜在此時矣。譬諸樹木。然樹木之開花太盛者。至明年必衰。故善養樹者。必培養其根。使開花之繁盛。不至傷其根。是可以長免萎枯凋靡之患。予觀文武之時。猶逢春之樹。曄曄之美。郁郁之盛。臣民稱歎。夷狄駭服。上世之所未有也。然而其根底之膏潤。將無多矣。此天下盛衰之文會。而識者之尤所用心也。且朝廷之所以求於彼者。將求此治也。獨奈人情貴美而賤麤。喜文而惡質。其朝

廷所求於彼者既非昔日所以求於彼之意而學生之至彼者亦唯空文之耽此勢之然者而非文既弊者耶使後之繼文武者知此理停留學之生徒以培養國本黜無用之空文而防凋衰之漸則留學生之設其功豈不大乎其後元明元正以女主承統聖武孝謙不克其德人且欽艷於西土之文物爭相倣效誰又窮其弊之所終乎哉以故歷朝史乘非朗詠詩歌之會則舞樂蹴鞠風俗頹敗遂至有苻僧殆天位之禍是可以見遣唐使之弊唯管公出於三百載之後深曉其弊之所因遂上書罷之其見雖卓既莫及

鹿門曰餘音

嗟夫誰謂一使之利害至此乎

岡鹿門曰議論有根元又有歸着

秋月韋軒曰吾兄之文猶以利斧伐大木快不可

言

重野成齋曰卓識偉論凡諸文有栗山潛峯之遺響

成齋將論  
建武先法  
天武外兵  
意近天外  
雄壯之狀  
然在日之  
羽舉曰壯  
而語曰壯  
不鹿朽名  
言

古先帝王遷都之地不出于京畿及天武帝遷  
朝臣於信濃相建都之地帝之意竟如何  
單身入美濃帥東國之師而擣近江是天武之所以  
不出數月而克大友能成其帝業也蓋爭於咫尺之  
間者勢屈奮於百里之外者勢伸以伸制屈何往而  
不可克也抑源遠而未流駛根固而枝葉繁先為之  
根據而後進兵縱令師無利不至一敗塗地帝之雄  
才大略於是可見也既得天下遣朝臣於信濃相建  
都之地欲以遷都夫列聖遷都未有一出於京畿之  
外今帝欲棄宗廟離山陵遠都於僻遠曠絕之信濃

士幹曰。欲揚  
先抑。鹿門曰。史眼  
燃犀。

成齊曰。帝之  
意每每出此。  
鹿門曰。奇峭。

帝之繆妄亦甚矣。吾反覆考之。始知帝意之所在。非尋常凡慮之所能及也。蓋王化之興。自西而漸東。上古草昧區域未廣。故居京畿。亦可以控制天下。中古以來。東北日開。而京畿之勢。既不勝東北之大。且東國之為地。土壤廣漠。風俗驕悍。天下無事。則已矣。苟有事。百萬之兵馬。立可具也。帝既躬履其事。觀其地。益知天下形勢之所在矣。其意以為天下後世。若有泉傑若已者。控東國而向京畿。天下之安危。未可知矣。不如今日。而因形勢之便。以定後世磐石之都。故今日之相地。則當日東走之心。而當日之東走。則

羽舉曰。善觀  
天武之意者。

鹿門曰。敏甚。  
韋軒曰。匪夷。  
所思曰。何我。  
羽舉曰。何我。  
兄眼曰。史眼。  
古溪曰。史眼。

今日相地之意。其為以全局制天下。則一也。然則何不遂都於信濃。而莫都於大和乎。曰。天武之意。非必信濃也。凡有可守。廟社而制天下。皆無所不可。夫所以貴於地形者。以其可守可戰也。可戰而不可守。非地也。可守而不可戰。非地也。信之地。有險阻之實。而無宏敞之勢。是非可守而不可戰之地乎。則其為地。未必如大和之為得也。意當時群臣之議。必有以此諫帝者。而帝之意。蓋亦悟其然耳。信濃既不可都焉。則不得不扼險以守之。於此姑置不破。關而控東北。示形勢。以鎮壓天下之邪心。雖有強豪傑黠之徒。不



耕名遺和權四

如炬文氣吐

得睥睨於其間。設使天假帝以年。庸知不有別所創  
立邪。至祖武始定鼎於平安。遂為萬世不易之都。然  
及帝德衰。京師常為四戰之地。天下之勢偏於東北。  
遂成尾大不掉之患。帝之意如逆睹今日之勢者。帝  
之意豈果妄乎哉。

兩鹿門曰。天下之大形勢。古今之大議論。翻弄之  
股掌間。筆墨流暢。浩浩焉。常如有餘。此豈尋常青  
衿輩所能企乎。

桓武即位。省內外員。外官極為美政。後世冗員  
極多。一省之則多。失職之怨隨省隨置。不可復  
省者何也。豈古今勢異。以至此乎。抑帝措置得  
其宜乎。敢問。

茅茨不剪。櫟桷不斲。鑿井而飲。耕地而食。鼓腹擊壤。  
不知帝力之在焉。是上古之俗也。城郭壯麗。園地廣  
大。取民則有租庸調之制。軍旅則有伍火隊哨之別。  
是中世以降之制也。事勢之變。既如此。官負安得不  
多。曰。勢有二焉。有因時而變者。有因人而變者。雲鳥  
之官。不可以為姬周。結繩之政。不可以治劇秦。是勢

樹堂曰。起得有  
有姿致。

又曰。確言。

卷之四

十六

樹堂曰。洞見  
古今。明眼如  
士。幹曰。識者  
之言。

之。因時而變者也。官曰增而政不舉。吏曰除而事不  
立。是勢之因人而變者也。因時而變者。吾莫如之何。  
因人而變。惟顧我所為如何耳。古之立官也。因事而  
設官。因官而用人。故官簡而事舉。後之立官也。因人  
而設官。因官而生事。故官繁而事廢。此勢之因人而  
變者。而所以冗負。遂不可汰也。桓武即位。首省冗員。  
以理眾務。人無失職之怨。事無廢滯之患。何脩而能  
如此也。亦唯因事而設官。因官而用人而已。語曰。舉  
其大綱。而眾目張。又曰。挈裘領。而振之。順者不可舉。  
數。吾見桓武之時。有藤原百川之徒。而脩理於內。有

鹿門曰。反說  
有力。

鹿門曰。見尤  
透。

坂上田村之徒。而折衝於外。當時臣工。莫不得其人。  
故大臣持大綱。而臨其下。百吏勤眾職。以奉其上。大  
綱舉而眾目張。非措置得宜。焉能如此。不然。則帝窮  
奢極華。內事土木。外事兵革。百度繁興。日增其官。猶  
恐不足。何暇而減其官哉。嗚呼。帝可謂知所務矣。後  
世則不然。百官有司。既不得其人。丞相大臣。無能勝  
其任。斷斷齷齪。銜能矜名。竊取百職。小吏之事。以為  
己功。百職小吏。亦不能勤其職。奪農工商費之事。以  
見己能。其紛紛亦宜矣。且天下之多事者。豈誠多耶。  
吏以簿書為政。以常例斷事。賢者既無見其能。不肖

樹堂曰後世之通弊

者亦得容其愚。至細微纖芥之事。唯簿書之為聽。是事之所以繁亂壅滯而不決也。事既多矣。則官不得不益。官既增而事愈多。是以官負日增。而事之廢弛者彌甚矣。此勢之因久而變者。而我之所得而能為也。而世人以所得為者。付於不可奈何。以因人而變者。為因時而變者。豈不謬哉。故減官在省事。省事在得人。果得此道。則冗員不足汰。而亦何恤於官人失職之怨乎。

樹堂曰名言不朽

水本樹堂曰。獲永嘉先生筆法。○文人筆舌菩薩心腸。可以評兄之文。

士幹曰喝破極勁

王朝之衰。在文武分而為二途。小野篁參議守岑之子也。幼而不事家業。好馳馬。嗟峨帝歎曰。是人之子而為弓馬之士。可歎也。夫士唯恐不為弓馬之士而已。是言豈帝之所宜發哉。陳同甫曰。文非鉛槧也。必有慶事之才。武非劍盾也。必有料敵之智。自世道衰。文武失其道。政而為二文。唯事鉛槧。而武唯任劍盾。征討誅伐之權。委之源平二氏。而縉紳公卿。不知武之為何物。以致王室陵遲之禍。論者徒見後世之如此也。而遂咎於嗟峨帝之言。是未深考當時之論也。自大寶之時。官位既別。文

成齋曰。從此  
士。斬入。卓識。

武而其取人不限品流。迨帝之時。其法猶未變。是以  
坂上田村麻呂。文屋綿麻呂之徒。以將帥立功。其後皆  
入而參與機務。唯夫若此。故能承祖武中興之業。而  
克不墜其緒。帝豈岐文武而二之哉。抑篁之所為者。  
非弓馬之末技乎。夫文武之道一也。武而無文。非真  
武也。文而無武。非真文也。其不可偏廢則一也。若廢  
其一而從事其末。則鉛槧耳。劍盾耳。鉛槧劍盾。匹士  
之所不屑為。而况於為搢紳公卿者乎。篁以良家之  
子。而不為經世之學。徒從事區區之小技。而自誇其  
能。縱令兼逢明王良之技。其於脩己治人之道。何益

成齋曰。一證  
始善成篁之  
罪。幹曰。善着  
眼着。  
成齋曰。無此  
一轉。亦不能  
服人。

乎。見其因爭船艦而致忿恚。因逢貶黜而懷怨望。其  
識量淺陋。無經世之慮。可見矣。帝之所歎。至此而益  
驗矣。豈得非之然。則帝之言。終無所間。然乎。曰。帝之  
言。則善矣。而其意。則未知如何也。何則。帝之所事者。  
特文華詞藻之末。而不過雕蟲鉛槧之事。以帝王之  
尊。而擅善書之名。其所延接者。獨僧空海之徒。而未  
聞有進非常雄偉之才。其於帝王之學。果有所見乎。  
哉。其後廟堂之上。徒以詞藻相夸銜。以公卿之尊。而  
有月卿雲客之目。遂舉兵馬之大權。而盡輸武門。此  
雖曰帝為之唱。未為非也。然則帝之言。未必不善。而

成齋曰論者  
顏抗。

其意則何免論者之駁邪。

重野成齋曰議論必期于平正而後止是吾儕所

無。

上田士幹曰步步斬入如萬馬並馳。

岡鹿門曰嶢拔雄偉擒縱之妙使發題者凜然髮

豎。

水本樹堂曰收于八面鋒中亦不愧。

成齋曰山陽  
謂天慶亂文  
德立嗣所致  
此篇又推握  
士幹曰每篇  
古文法變大  
古溪曰大然

朱雀之朝群賊公行馴致天慶之亂其所以致  
此者何以也。

吾讀史至仁明帝置檢非違使喟然而嘆曰嗚呼天  
慶之亂其兆此時乎夫物先腐而蟲生紀先散而亂  
起人事之變動無不有為之兆焉檢非違使之置何  
知非其兆且漢武之遺繡衣漢桓之遣八使皆衰世  
之事而非盛世極治之舉我朝治民有國司有郡司  
有大領小領有司政司帳若使司民之官各治其國  
郡而愛養斯民乎則何必煩於此使之設治之不得  
不須於此使者即亂之所由而起也夫歷世天皇率

皆恭儉仁恕。非有暴虐荒凶之行。其取民亦非有增  
賦如稅之事。宜其仰事俯畜。以浴皞皞之化也。然而  
民且疾痛無聊。以棄身於法度之外。是其故何哉。曰。  
綱紀廢弛。而政令不行也。蓋班田廢而兼共起。富者  
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國司且貪毒。民不堪誅  
求。其起而為盜亦宜也。於是置檢非違使。以督察諸  
國。非得已也。爾後銓任失人。徃徃以民之納贖勞科  
者充此官。而所謂者督長者。亦皆無賴子弟。毫無愍  
民惠農之心。侵漁狼藉。擠斯民於塗炭水火之中。是  
六十州之民。方逢豺狼蛇蝎之禍。而重之以蠱賊螟

古溪曰。巨眼無細不照。

又曰。好處置。

騰之害。民何以堪。亂何以熄。人惟見其奪。彈正衛府  
之權。而不知百姓無窮之亂。隱然胚胎焉。是以將門  
一攘臂而起。數州之地。盡為賊有。雖由愚民不知義  
然。非天下之罄。罄為之資。焉能如此。嚮使朝廷速誅  
鋤。國郡守之貪毒者。易以循良。罷檢非違使。以止侵  
漁。復班田。以抑兼并。紀綱既振。積弊盡改。雖有百將  
門。何能為也。而當時宰臣才識不遠。觀其所為。非詩  
歌蹴鞠。則供佛施僧。廟堂之上。猶不能正。猶何暇及  
民事。是以天子有憂民之心。而無憂民之實。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綱紀敗壞之弊。一至此。亦可悲

古溪曰。一喻  
極透。

古溪曰。躍如  
也。幹曰。一結  
極高。

也不見夫病瘵者乎。當其病初作。起居飲食。固與人無異。而其元氣之衰憊。固隱然見於顏色。瞻視之間。方此時。使速補其元氣。調其榮衛以治之。則猶可以遲數歲之死。而免易箒之患也。今也。忽然置之膜外。偶逢六氣之變。而增其劇。其病遂至不可醫。愚者徒見其中六氣之變。而不知其病之所根。非一月可不哀哉。抑使歷世天皇。有暴虐無道之行。則事之至此。猶有可言者。有恭儉仁恕如此之主。而至此。吾歎何得不深。朱雀曰。吾聞為政如治琴。大絃急則小絃絕。嗟夫。使天皇徒有仁恕之言。而天下終大亂。任其責。

者果誰乎。

高橋古溪曰。縱橫說下。論鋒銳甚。

又曰。拔本塞源之論。

岡鹿門曰。文氣雄拔奇峭。使讀者眼不暇瞬。是學

陳龍川者。字句疎豪。處却覺氣焰十丈。

上田士幹曰。有識有見。筆隨意而走。

重野成齋曰。所謂疎而真。精采出者。僕等欲如此

而不能。

延喜之朝。諸臣奢華。禁之不止。左大臣時平密  
奏。自着美服入朝。帝佯怒。召職事。責左大臣犯  
禁。時平權如此。殆似得于韓商之術者。其有幹  
事之才。以此而妬賢。擠人。亦以此歟。

古溪曰。駁得  
痛快。

有大才。有小才。度大者才亦大。度小者才亦小。為大  
臣者。宜以大度。大才自期。而獨區區術數之任。事之  
無可觀。亦宜矣。唯夫有度。故能有容。有容。故功業大。  
功業大。故不須區區之數術。以數者。未嘗不相。因嗚  
呼。時平禁奢侈之策。何其小也。吾因其才之小。而見  
其度之小。因其度之小。而見其不能容人。意其韓商



古溪曰。先是自  
巧手。說起是

之術亦或未之知也。當醍醐之時。才名之士不為少。然其時望之重。才德之優。誰如管公。時平而果有志。於治。宜與論公。孤之道。與理陰陽之化。以盡財成輔。相之道也。然而嫉賢害忠。遂使管公為西海之鬼。亦唯以時望之出於已上也。何其度之小也。是其治之所。以獨任小數。而無可觀也。夫時平誠欲朝臣之無華奢乎。則矯之豈為無道。吳王好劍。國中多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之所好。無不服從。苟上能以誠率之。則雖天下之大。億兆之眾。寧有不風靡者。何況朝廷之上。殿陛之間乎。而願為此譎詐權數。史

士幹曰。看破  
有識

古溪曰。要之  
以議論。周  
匝。誰能言到

又曰。引二人。  
抑揚極妙。

言其風改。吾不信也。且使時平誠有學之才乎。縱令擇術不善。猶當有一二可言者也。而衮職數年。闐然不有他可紀者。韓商之學。不如此無術也。要之藤氏奕葉隆赫。若時平少小。列大臣。施施烜烜。自以為賢。而人且隨而承奉。面譽以故。其所為者。亦唯不過執絢之見耳。何望於大度與大才也。其後保忠之為右。大將以炙餅與從者。實賴之為右大臣。以果實啖群兒。而一以慈惠稱世。一以察世情見名。當時大臣之用。不過如此。則時平之權數。亦非庸中之佼佼者乎。嗟夫。人才之靡靡如斯。抑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

卷之四

吾固不獨咎於時平也。

高橋古溪曰。議論周匝。筆力亦健。然於大兄未為甚美者。

水本樹堂曰。如行雲流水。

兩鹿門曰。一氣呵下。氣力雄拔。論駁之法宜然也。

重野成齋曰。伴說保忠實賴。非膚淺家所及。僕尤好此等意匠。

羽峯曰。可稱  
傑作。每篇  
起得警拔。是  
兄之長技。

鳴破鋒。一  
言。利甚。

三善清行諫。管相公罷相。公不聽。不知公之不聽。是抑清行之諫。是乎。請問。

明年當革命之運。必有大臣當其厄者。公宜急流勇退。以免其禍。是清行勸管公罷相之說也。而管公不聽。遂遭貶謫之禍。世人或疑二人之是非。嗟夫。吾大有怪於清行之心。未暇問二人之是非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吾且直清行之心。而後及其言之當否也。自其經廢立之後。藤氏之權益熾。宇多帝英邁。欲抑其權。故拔公於下僚。以參政府。數歲之間。至右大臣。其遭遇之渥。前古所未有。及其禪位。又以公遺醜。

卷之四 高峯曰

羽峯曰秦鏡  
到眼誰能想

古溪曰是僕  
能言及者未  
亦深峯曰亦精

共裕遺和卷四

酬方是之時公其宜以何物報知遇之隆况醍醐亦  
委任不疑至欲使以關白庶政公之心唯有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耳豈遠巡畏避以苟為身謀者邪清行  
寧不能諒公此心而懇懇乎勸其退庸詎知非受藤  
氏之使喉而為之乎夫忠直之在朝推臣之所忌况  
時平年少輕銳與公相軋常欲擠公而獨專權及聞  
其關白之密旨固已不能堪矣於此援清行以圖擠  
公也清行之意蓋以為公忠亮正直無過可作今無  
故而貶竄之則固負天下之清議吾若使公自退則  
皇上無嫉賢之嫌而公有避權之譽而吾亦不失保

士幹曰此段  
使清行無一  
語

羽峯曰亦精  
鹿門曰得此  
活動而全篇  
章動曰亦卓  
一羽峯曰又進

全公之名其心之至險為如何邪故先奉革命之議  
以怵帝心又述此事以撼公心不然則天子方勵精  
求治任忠直以振紀綱清行宜救護羽翼以助其不  
逮而願以茫邈不可知之事而勸其退果其何事哉  
蓋清行抱經濟之才而有進取之志故托權臣以  
展所懷其躁進之心固有不懈願故舊者吾見清行  
之封事浩浩數千百言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知  
而無不言而至戚晚之強盛則一毫無所言豈當時  
戚晚之盛無一事可言而區區利害之憂無乃放飯  
流歛而問無齒決乎此亦可以見其心之一端也故

卷四

吾於清行。不問其言而問其心。問其心而其言之是非自判矣。

秋月韋軒曰。筆鋒銳利。明辯痛快。無堅不破。蓋得於老蘇諸史論中者。

南摩羽峯曰。此篇雖過深。以勢察之。未可謂無此事也。

又曰。語語銳利。所觸無前。結末尤揚。

高橋古溪曰。雄辯快語。清行無生色。僕論大意與此同。而靈卷天淵不啻為之三嘆。鹿門曰。快刀一割。使千載朽骨凜然生氣。

後三條即位。停新置莊園。及券契不明者。而權貴所占之利奪矣。置記錄所。親聽民訟。而權要所擅之柄收矣。定沽價。修斗量。立衣服車器之制。所以禁奢侈。節費用者。相續而出矣。實可謂中興之良主也。而在位僅四年。以病讓位。尋崩。縱令天假之年。則藤氏之權可收。朝廷之政可復。歟。何如。

帝在儲宮日久。夙慨藤氏之專橫。與兆民之疾苦。及即位。首摠攬乾綱。在位纔四年。美政偉績。襍然沓出。前之所謂欲云云者。莫不如意者。夫藤氏之專。累葉

奕世常以天位為己家物。少不稱意，則引其手而易之。曾奕棋之是不如。獨帝出帝室積衰之後而奮權臣積威之日，其視賴通輩如一腐鼠。前日之驕橫跋扈不可制者，歛氣屏息於殿陛黼座之側。於戲！帝果何如主哉？使帝久在位，其興復祖宗之業有不足期者，何況區區藤原氏乎？抑吾有更所惜於帝者，藤原氏之於王室猶入有腹心之疾，彌于腹背而動于四肢，痲痺拘攣不能舉動，其痼結可謂深矣。然苟使吾元氣昂乎，則其病閉藏伏匿未見其可患。帝之於相門則是也，帝何不為後世子孫養其元氣而除疾之

鹿門曰：見理至細，此等議論不可為紙上文字。

章軒曰：處置得其宜。

鹿門曰：帝之心事寫來如

謀也。曰：當時朝廷所患者，唯藤氏。藤氏去而王室安，帝乘彼歛威之時而誅鋤其黨，使之無干朝政，庶幾可曰：藤氏之盤結數百歲，今一朝而除之，其禍有更甚焉者。且藤氏之大功載在政府，其正天位於已，傾者前後數矣，其功宜與王室為終始，鋤而去之，無此理也。吾謂帝宜多引當世之賢豪而爵之，朝上以輔翼天子，下以與藤氏相制，則帝雖崩猶在也。且帝之早禪位，亦非欲收政柄于上乎？其意蓋謂朕事業未半，而身先病，朕若一朝即世，則太子必為權臣所劫制，朕今在院為政，以省護新帝，克得延數年，則新

畫。

又曰。應前。

帝威令既著。朕雖即世無復憂。此則帝之志也。白河  
繼統。果能使權柄出於己。相門斂手。未必不由帝深  
慮之也。然而白河院政四十年。窮奢極慾。海內凋  
弊。比之藤氏加劇。而天下之事。終不可為矣。今醫之  
用參附。必先審病之陰陽。而為之主宰。使藥力足擊  
病。而不至害人。故又必投之苓桂。以制其烈熱。  
熾盛之勢。是以陽不至亢。而陰不至涸也。白河之暴  
政專恣。廷臣無一人能沮其衝。而制其慾。是獨陽之  
亢激者。而附參之太過者也。故有燒肺焦肝之症。而  
見於外。病勢衰。而元氣亦隨而索矣。縱令帝能得若

又曰。好結。

實資顯基其人而用之。調護其間。使白河不得肆其  
奢與慾。未必不能為。以帝之賢。不慮於此。可不歎  
哉。雖然。天之禍。敗人國。有非智力之所及者。使天有  
意於興復乎。則天固不速帝之崩也。帝之速崩。可以  
見其不可為矣。

兩鹿門曰。霹靂之手。情勢之論。極得攻擊之體。  
又曰。不能遺賢輔。以養天下之元氣。實帝之懽事。  
唯衰季之世。風俗澆薄。人才鮮少。而帝亦在位不  
久而崩。其遺賢輔。養天下之元氣。帝豈一日忘之  
乎。畢竟不如歸之天之為正論也。

010190527013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appearing as bleed-through or faint characters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耕  
谷  
遺  
和  
卷  
四

48-13143

